

花 裏 活

陳 詩 教 編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涇林續記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花裏活卷上

明 繡水陳詩教四可編

五帝

赤將子與黃帝時人不食五穀啖百草花。
西王母居龍月城與紫陽真官博戲則以黃中李一二百枚遞分勝負。
偃佺好食松實體毛數寸行逐走馬。

三代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李葩。
季充號負圖先生嘗餌菊朮經旬不語人問何以曰世閒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寇先者宋人好種荔枝食其葩實。
段干木請客供廚惟淪筍曰家貧山居惟筍一味。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

漢

陸賈使南越。尉佗與之泛舟錦石山下。賈默禱曰。我若說越王肯稱臣。當以錦裹石。爲山靈報。使還。遂出囊中裝。募人植花卉以當錦。

高后時。朱仲戲三寸珠。視之。中有花影。一里之內。所種花木皆見。

西漢曹元理。明筭術。嘗過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柰何。元理曰。俎上蒸狍一頭。廚中荔枝一杆。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爲歡。

武帝與麗娟看花。時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娟遂奉黃金百斤。爲買笑錢。薔薇名賣笑花。自此始。

武帝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命作舞衣。春莫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著。舞態愈媚。謂之百花之舞。

按漢宮人麗娟。玉膚柔輭。吹氣勝蘭。每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飄落。

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

按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

周黨見閔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後漢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十年。

漢時有徐登。趙炳者。俱有仙術。一日相遇。各試其術。炳能禁水使不流。登噴酒著樹。輒成花。

漢有女子舒襟爲人聰慧。事事有意。與元羣通。嘗寄羣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曰。何以不去心。使婢答曰。吾欲汝知心內苦。

三國

李意其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夏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二百日不出。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牀簀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輾轉欺我如此。劉公幹居鄴下一日。桃李爛漫。值諸公子延賞。久之方去。公幹問僕曰。損花乎。僕曰。無。但愛賞而已。公幹曰。珍重。輕薄子。不損折。使老夫酒興不空也。遂飲花下。作放歌行。

魏鄭公懣避暑歷城。取大蓮葉貯酒。以簪通其柄。屈莖如象鼻。傳噲之名爲碧筍。樊夫人與夫劉綱俱有道術。各是言勝。中庭有兩桃樹。夫妻各呪其一。桃便鬪。綱所呪桃走出籬外。葛元有異術。嘗冬日爲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

吳時有徐光者。常行術于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瓣。投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實成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晉

潘岳美姿容。挾彈出洛陽道。婦人皆連手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出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去。

山濤治鄆時。剗大竹釀醢。釀作酒。兼旬方開。香聞百步外。

張牧之隱竹溪。不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

陶宏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旣得。惟笑而已。

按嶠諸弟。往園中食李。皆計核責錢。則儉嗇可知。又王戎家有好李。恐人得其種。恆鑽其核。

阮宣仲家貧。春日粥筍充餽。酌截竹爲罌。用充盛置。人問其故。宣仲曰。我惟愛竹好酒。故合二物常相竝耳。

晉新野君傳。家以剪花爲業。染絹爲芙蓉。捻蠟爲菱藕。剪梅若生。

石崇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壺中之景。不過如是。

武陽女嫁阮宣武。性妒。家有一株桃樹。花葉灼耀。宣嘆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殘其花。

李衡爲丹陽太守。遣人于龍陽洲作宅。種柑千樹。勅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

亦足用矣。

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人或異之。州法曹繫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器。從獄牖中飛出。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響夜不能寢帝爲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于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

顧愷之爲虎頭將軍每啖蔗自尾至本或問之曰漸入佳境

顧愷之癡信小術桓元嘗以一柳葉詒之曰此蟬緊葉也以自蔽人不見愷之引葉蔽己元佯昧焉愷之珍之人謂愷之癡絕

謝長裾見鳳仙花謂侍兒曰吾愛其名也因命進沱葉公金膏以麝尾梢染膏洒之折一朵插倒影三山環側明年此花金色不去至今有斑點大小不同若洒者名倒影花

晉僧法潛隱剡山或問勝友爲誰乃指松曰此蒼顏叟也

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菹菹韭生韭雜菜任防戲之曰誰謂庾郎貧常食二十七種

同。按魏李崇爲尚書令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李元祐謂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意與此

楊隱之女有仙術與父爭衡隱之以土撚作小丸散土中卽生梧桐數株枝葉青葱女以素綾剪小魚一沾水卽躍去共爲笑樂忘其貧約

庾太尉亮見陶公侃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菹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于是大嘆庾非惟風流兼有治實

陸士衡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王敦初尙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魏夫人弟子善種花。號花姑。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答云。桑椹最佳。公問可比江南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俟熟時。馳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爲美。語甲曰。此味江東所無。君何僅比黃柑。

陸納爲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乃私蓄數十人饌。安既至。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必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旣不能光益叔父。柰何穢我素業。

王逸少居山陰。或默數花鬢。摘撚咀嗅。怡然自若。

張薦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爲竹中高士。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往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又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洒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戴騶春遊。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孫德璉鎮鄞州。台十餘船爲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菱。良辰美景。賓僚竝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殆甚。郭賣簪沽酒以澆之。人問其故。曰。爲二子洗瘡止痛。侍中元乂爲蕭正德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乂意。答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舉坐大笑。

按晉王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

漁人姓黃名道真

綠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

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百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竝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

無問津者。

晉陶潛愛菊，嘗對花命酒獨酌，吟賞終日。

佛圖澄初詣石勒，勒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

臨安有裴氏姥，採衆花釀酒，貧士則施與之。

宗測樂閒靜，好松竹，常見日篩竹影上牕，以筆備描之。

宗測春游山谷間，見奇花異草，則係于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袁粲爲丹陽尹，郡南一家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笑咏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屏至門，方知是袁尹。

南北朝

琅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蓴羹及還北地，又好羊肉酪漿，人或問之，茗何如酪，肅曰：茗不堪與酪爲奴。

按王肅喜茗，一飲一斗，人號漏卮。

平安王子懋，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常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罍盛水，花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獲祐，願花竟齋如故。七日齋畢，花更鮮紅，看視罍中，稍有根鬚，阮病尋差，世稱其孝感。

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上人于八公山，濟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于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宮中效之作梅花妝。沈道虔有盜屋後筍者。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武帝植蜀柳數株于靈和殿。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竟陵王子良善立勝事。夏月客游至。爲設瓜飲及甘果。皮蕃去北而後來鄱陽。食竹筍曰。三年不見羊角哀矣。

范雲使魏。魏使李彪爲設甘蔗黃甘。雲隨盡絕。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齊博陵君豹園中雜樹森列。或有折其桐枝者。曰。何爲傷我鳳條。

汝南周騶隱居鍾山。長齋蔬食。王儉謂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啗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騶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按秋末或作夏暮。爲答文惠太子問。

何遜爲梁法曹水部員外郎。楊州廨宇有梅盛開。遜常吟咏其下。後居洛陽。思梅不得。請再任楊州。從之。既至。適花盛發。大開東閣。延文士嘯傲終日。

梁使與魏使各言方物。陳昭問曰。葡萄味何如橘柚。庾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尉瑾曰。金衣素裹。見包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按焦氏類林引載此條。姓氏失實。今悉正之。

傳大士。自往蒙頂結庵種茶。凡三年得絕佳者。號聖楊花。吉祥蕊。各五斤。持歸供獻。

梁豫州一作荊州橡屬。以雙陸賭金錢。金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洪謂得花勝得錢。

南朝棲霞寺大郎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以爲談柄。嘗令弟子採榆莢。詣瑕邱市易。皆化爲金錢。

梁庾詵愛林泉。嘗遇火止出書。坐于池上曰。惟恐損竹。

梁元帝竹林堂中。多種薔薇。康家四出薔薇。白馬寺黑薔薇。長沙千葉薔薇。多品彙竝。以長格校其上。使花葉相連。其下有十間花屋。仰而望之。則枝葉交映。迫而察之。則芬芳襲人。

後魏河閒王琛。後園造迎風館。素奈朱李。株條入簷。妓女樓上坐而摘食。

陳永陽王宿醒未解。則爲蜜漬烏梅。每啖不下二十枚。清醒乃已。

後周張元性廉潔。南鄰有杏二樹。杏熟多落。元園中悉拾以還主。

北齊盧士琛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取桃花和雪。與兒齧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光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閒。因憩僕車于松林閒。酒肆旁舍。見一女人。淡妝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杯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惺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巴人異之。即令舉摘。下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髯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長尺餘。談笑自若。剖開後亦不驚怖。但相與決賭。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第七女髻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綃帳一副。絳臺山霞寶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綺機八綳。後日子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愚人摘下耳。又有一叟曰。僕飢虛矣。當取龍根哺食之。即于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嚥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隋侯白嘗與楊素竝馬。見路旁有槐樹。頗頽欲死。素曰。侯秀才道理過人。能令此樹活否。白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回槐同音

煬帝駕至洛陽。進合蒂迎春花。帝令御車女袁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

煬帝築西苑。每宮樹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淪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菱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

諸葛穎精于數。晉王廣引爲參軍。甚見親重。一日共坐。王曰。吾臥內牡丹盛開。君試爲一算。穎持越策度一二子曰。牡丹開七十九朵。王入掩戶。去左右數之。正合其數。但有二蕊將開。故倚闌看傳記向之。不數十行。二蕊大發。乃出謂穎曰。君莫得無左乎。穎再挑一二子曰。我過矣。乃九九八十一朵也。王告以實。盡

歡而退。

薛寮河東人。幼時于牕櫺內閒窺。見一女子。素服珠履。獨步中庭。嘆曰。良人負笈游學。艱于會面。對此風景。能無悵惋。因吟曰。夜涼獨宿使人愁。不見檀郎暗淚流。明月將書一作舒三五候一作夜。何來別恨更悠悠。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對之微笑。復淚下。吟曰。獨自開扉覓素紈。聊將綵筆寫芳蘭。與郎圖作湘江卷。藏取齋中當臥觀。其音甚細而亮。聞有人聲。遂隱于水仙花中。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曰。娘子久離。必應相念。阻于跬步。不翅萬里。亦歌詩曰。佳期逾半載。要約不我踐。居無鄉縣隔。邈若山川限。神交惟夢中。中夜得相見。延我入蘭幃。羽帳光璀璨。珊珊解寶袂。轉態皆婉孌。歡娛非一狀。共協平生願。奈何庭中鳥。迎旦當牕喚。繡絳猶未畢。使我魂夢散。於物願無鳥。於時願無旦。與子如一身。此外豈足羨。又歌曰。憶昔初邂逅。元蟲鳴樹間。崔隴登飲好。鵲鵲又將還。隱几夜不寐。朱火颺青煙。蠶沒紉墳素。藉以開我顏。輾轉復反側。傷彼關雎篇。沈吟下階步。四五月方殘。嗟哉牛女星。遙遙隔河端。鴛機不成匹。服箱良獨難。虛名如有益。敢惜同心肝。歌已。仍入叢蘭中。寮苦心強記。驚訝久之。自此文藻異常。蓋花神啓之也。一時傳誦。謂二花爲夫婦花。

按聘禮花槃。實始于此。今人易爲葱蘭。當是水仙之誤。

花裏活卷中

唐

蕭瑀、陳叔達於龍昌寺看李花。相與嘆李有九標曰：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泛酒無異色。唐大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明崇儼坐頃閒往陰山取雪。嶺南取果子。竝到食之無別。武后天授二年臘日將游上苑。乃遣使宣詔曰：明朝游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名花瑞草布苑而開。若有神助。

武則天、花朝日游園。令宮女採百花。和米搗碎蒸糕。以賜從臣。

唐元宗上元夕於長春殿張臨光宴。撒闕江錦荔枝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帔。綠暈衫。明皇遊別殿。柳杏將吐。嘆曰：對此景物。不可不與判斷。命高力士取羯鼓。臨軒縱擊。奏一曲名春光好。回頭柳杏皆發。笑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

明皇與貴妃宴千葉桃花下。帝曰：不特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又嘗親折一枝。插貴妃冠上。曰：此箇花尤助嬌態也。

明皇春宴宮中。妃嬪各插豔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者幸之。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宿酒初醒。凭妃肩看牡丹。折一枝與妃。遞嗅其豔。曰：此花香豔。尤能醒酒。

按明皇時有獻牡丹者名楊家紅時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于花上來歲花開瓣上有指印紅痕帝名爲一捻紅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妃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于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唐元宗以芙蓉花汁調香粉作御墨曰龍香劑

元宗嘗種乳柑于蓬萊宮至秋結實有一合歡者上與妃子互相持玩曰此果似知人意

汝陽王璿嘗戴研綃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簷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上大喜賜金器一廚

按羯鼓錄云簷字當作簷

唐元宗賜虢國夫人紅水仙十二盆盆皆金玉也七寶所造夫人每夜採花一斛覆裙襦其上詰朝朝服以見帝帝謂之肉身水仙

按此條出明皇雜錄緝柳編分後半條爲袁寶兒事未知何據

梅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尙顧戀花下不能去

寧王至春時于後園中綴紅絲爲繩密綴金鈴繫于花梢之上每有鳥鵲翔集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